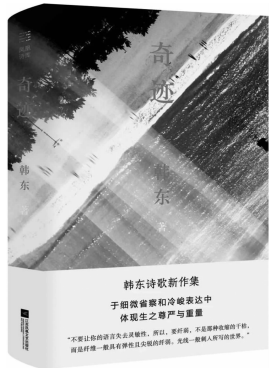


# 《奇迹》，一个反抒情主义者的抒情之道

□张宗刚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2021年8月  
《奇迹》韩东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推出的诗集《奇迹》，是韩东诗歌创作的最新成果。全书分“白色的他”“致敬之诗”“梦中一家人”“悼念”“时间与旅行”“奇迹”“心儿怦怦跳”七辑，收录了作者近年创作的125首诗歌新作。

毋庸讳言，作为当代先锋诗坛的标志性人物，韩东一直拥有某种源头性诗人的标配性光环及与之匹配的创作实力，不负旗手风采。较之早期个人代表作《有关大雁塔》《你见过大海》等，韩东的后期诗作，视

点明显下沉，状貌深接地气，《奇迹》更是致力于以清晰、朴素、简洁的语言勾画平庸的“日常性”。我们看到，韩东该阶段的文本，表现手法或反讽，或自嘲，或悲凉，或无奈，通常显得平实如也，平淡无奇，却又别具异趣。“爱是油然而生的东西/我们把所爱者吃掉/在他们还是那么可爱之时。”《生日记》通过对情感的还原，彰显思辨的魅力。“可爱和可爱者分离是必然的，就像/爱 and 所爱必然分离一样/是人生必经的考验。”从字里行间感受到，予人以鲜明的叛逆者印象的韩东，内心深处是相当重视并高度渴望亲情、友情、爱情、人情等美好、温暖而自然的的东西：“有时，我心中一片灰暗/想找一个远方的朋友聊一聊/因为他在远方。//我们可以聊一聊/卑微的生活，虚无的幻象。”（《给曹珉》）当然，生活中的韩东，又颇为厌倦各种世俗的闹腾、红尘的喧嚣，更喜欢独来独往的自在，每每体现出任性放情的魏晋风度之一面。“从泥墙上的窗户看进去/有爸爸、妈妈、爷爷、奶奶/和两个孩子。//油灯虽暗，亮堂的是他们的心/影子中的四壁也被收拾得一尘不染。/他们只是笑着，但不说话/动作很慢很慢/像鱼在水里不被惊扰……这只是梦中的一家人/那么的

温暖、和煦。”这首《梦中一家人》以干净质朴的语言处理，呈现出令人感动的旧日情怀和回归意识，不见丝毫的“前卫”“先锋”，纯以情感的穿透力见长。通过这些文本可以推断，渐抵耳顺之年的韩东，其诗作表面虽冷漠无感，骨子却永远是一个渴望亲情的大孩子、一个初心常在的顽童。《忆母》《梦中他总是活着》《母亲的房子》等，正可佐证他努力追索人间真情、寻求与世俗和解的意愿与倾向。

《奇迹》依旧不失作者早期的口语化特色，长于在智性中游离，在不露声色的语义还原中，彰显一如既往的后现代叙事特征。《我们不能不爱母亲》写道：“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爱一个活着的母亲/其实是她活着时爱过我们。”冷面热心，似抑实扬，故作轻松的语感后面，分明寄寓着“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”式的沉痛情怀。《爱真实就像爱虚无》《遗忘之岛》等文本中，语境的生成和诗性的传递，皆呈现出亦梦亦真的特色。“一觉醒来已经抵达/华灯初上，而主客俱老”，这首《时空》以平实而突兀的笔法，感慨时光易逝人易老，技巧熟练，语调冷淡，却又隐含着一种热度，强化了温情的成分。也许，这关乎诗人的生理年龄和心理

年龄。“他坐在垃圾堆上/大声地向我问好。/又痛又瞎，为何会如此快活？/和所有的人一样/他拥有此刻的阳光和鸟叫”，《奇迹（3）》则通过不无神奇的情景设定，表达个体之思。就这样，写诗四十载的韩东，立足过去与未来，融汇传统与现代，在破与立之间自在游走，缔造着自己的诗歌王国。于他，叙述与描述、辨析与哲思等，皆统摄于一种冷静、节制的鲜明风格。显然，文本充满高冷感的韩东，拒绝的只是伪抒情而非抒情，他在本质上是一个执着的抒情主义者：钟意于抒正常之情、合理之情、客观之情、冷静之情、真挚之情、赤诚之情。

《奇迹》不乏沉郁顿挫一唱三叹，字里行间，往往蕴藏着别样的震撼点和爆发力，其修辞路数亦近乎无技巧。相比韩东早年的诗作，《奇迹》更多了一种情感的维度，这也许恰恰是一种更能打动人心的维度。因此，不妨将本书视为一个反抒情主义者的抒情之道。在对人生的悲剧性、虚无性、荒诞性作无情揭橥的背后，韩东仍有着那样对人间真情的执着渴求，一如葵花朵朵向阳；清醒而不绝望，深刻而不悲观，看破且能说破，在薄情的人间，深情、努力、认真地活着——这，应该就是真实的韩东吧！

# 依然“赤白干净的骨头”

□林颐

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
2021年9月  
《平生记》饶平如

“海并不深，怀念一个人比海还要深。”60年的相守。她走了，他无以遣怀，一笔一笔，用朴实的文字清浅地诉说他和她的点点滴滴，用朴素的画笔描绘他和她的桩桩件件，用纤毫细致的回忆拂去了时间的尘埃。

2013年，这本小书出版，名叫《平如美棠》，感动千万人。2020年4月4日，饶平如先生去世。在他身后，留存的遗稿编撰成书，名叫《平生记》。

《平生记》可谓《平如美棠》的前传和补记，前半部补足了原先没有写到的与美棠相遇之前的平如的成长故事，后半部详述了《平如美棠》里提到过的劳教改造的磨难故事。

饶平如生于一个富裕的书香世家，父亲毕业于北京国立政法大学，是有名望的绅士和律师，饶家的孩子过着衣食无忧、安定祥和的生活，接受过良好的教育。在饶平如的笔下，江西南昌陈家桥十八号（一九二九年—一九三六年），是一段天真懵懂、颇为快乐的时期。

家中佛堂缭绕的异香；早餐桌上的梅干菜；办公室里的“白金龙”香烟，因为好奇偷吸香烟被呛到的糗事；父亲的投资款打了水漂，换回来一堆“垃圾”商品，家人翻检玩闹的场景；在私塾读书，顽皮捣蛋，戏弄老先生；撬开抽屉缝，偷拿零花钱；与兄弟姐妹躲藏在厨房，半夜开小灶烧好吃的……诸般种种，令人莞尔一笑，虽然时代不同，但我们的童年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吧？饶平如的文字和图画，生活气息浓厚，也勾起我们自己的回忆。

日子并非没有阴影，只是那时候，平如年纪还小，小孩子不晓得世事险恶，政局动

荡，所心心念念的，无非就是吃吃喝喝、玩耍游戏，父亲教导为人之道，祖母慈祥地补衣缝裳，母亲教儿女们吟诗，这就是他的世界啊！唯独，当母亲买下灾民女孩双喜时，平如模糊地意识到，还有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父母竟然不能庇佑儿女，而他们无能为力，所能做的，也不过就是保持善良，救助寥寥的几个人。

生活在这样的家庭、受着这样的教育长大的饶平如，他的骨子里所浸润的文化，所感染的思想，奠定了乐天知命、坚韧通达的人格。《平如美棠》出版，饶平如在访谈中说道：“一个人做人要忠厚，忠厚的人总归是可以持久的。”诚哉斯言。君子如玉，平和冲淡，他采撷记取的永远是微细的小事并把它们当做天长日久、弥足珍贵的回忆。

黄埔军校毕业后，饶平如眼见家国危难而投笔从戎，没想到时局变化，平如厌战归来。后来，因这段历史而蒙冤，与美棠、与孩子分离二十余年。饶平如不激愤，不怨怼，反而兴致勃勃地讲述、描绘自己和队友修筑大坝的各种事情，打号子、拉车上坡、改造工具……细节栩栩如生，图文并茂。饶平如原先是什么样的出身，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再想到，书中记述之事所形成的前后对照，怎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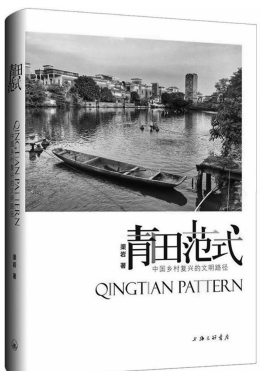
令人唏嘘？

《平生记》讲述的，不过是个人的日常，不过是这没到一百年的时间，可是，由于这一百年的跌宕起伏，也由于这一百年来，饶平如这代人饱经沧桑的遭际，这薄薄的小册子于是有了厚重的分量。尽管有那么多人经历过，可历史仍然是沉默的，大历史里的个人是缄默的，只有在《平生记》这样的书里，那些被遮挡的风声尚能穿过微启的门缝。现代人想了解宋朝、明清这些古代的历史，除了读正史，往往会查阅周密的《武林旧事》、俞樾的《春在堂随笔》等文人笔记，因为这些随笔具体生动，是活生生的更接近真相的记载。也许，几十年、几百年之后，《平生记》也会当被当做这类书籍，依稀往梦似曾见，文字是记忆的容器，而绘画的在场叙事，让传递更加通畅直观。

阅读饶平如的《平生记》，我时时想到杨本芬奶奶的《秋园》《浮木》，它们是同一类书，读者对这类书籍的热爱，反映了我们对以前中国 and 家族的探究与怀想，反映了对“正在消失”的某些事物的惆怅之情，它们的作者也是同一类人，不管在怎样的时代困境里，总是保留“那根赤白干净的骨头”。

# 以艺术践行中国乡村复兴

□赵青新



上海三联书店  
2021年5月  
《青田范式》渠岩

乡村是我们所有人的家园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。在渠岩看来，当代艺术家对社会的介入不应只停留在提出问题，而应积极参与和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。提出问题的眼光和介入实践的方法，缺一不可。秉持着这样的理念，渠岩和他的团队成功地完成了山西的“许村计划”。

作为广东工业大学城乡艺术建设研究所所长、广东工业大学“百人计划”特聘教授，渠岩这次的视线转回了本土本土。在

“许村模式”的基础上，渠岩开展了“青田范式”的乡村振兴活动，再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。中央电视台于2020年10月对“青田范式”做了深度报道。《青田范式》一书就是作者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青田村进行乡村振兴实践的纪实。

“青田计划”是新时期艺术乡建的转型，尝试以“去艺术化”的方式对乡村社会进行文化重建。在青田可以触摸到一个完整的乡村体系，水系、河涌、祠堂、榕树、民居、家宅、庙宇、书院，以及随处可见的土地信仰，呈现了完整的乡村形态与文明秩序以及丰富多彩的乡村生活。“青田范式”强调修复和营造，不是“青田新村”类的模仿与拷贝，渠岩的理念在于关怀乡土环境、呈现历史架构的同时，充分使用当地建筑元素和在地符号，谨慎使用外来元素，赋予居住空间以新的意义。

“青田范式”也采用了许村“多主体联动”的在地合作方式。渠岩认为，要创造新文化，要带动经济，又不破坏乡村文化的肌理，需要一个当地的精英、艺术家、建筑师与社会学家等共同组成的团队，因地制宜地去制定村落修复的计划。而修复的过程，应该是类似于吴良辅

先生对北京旧城改造提出的“小规模、微循环、渐进式”的方法，保持自然的更新。许村是从“艺术”入手，寻找乡村文明原码。青田接续“文脉”传统，构建乡村文明社会。

乡村最核心的“隐性”价值，就是礼俗社会的回归与重建，这是乡村建设的重中之重，也是关系到乡村建设的成败所在。青田的有形村落遗存犹在，但乡村品质和细节遭受严重破坏，隐形的乡村人文价值几乎消失殆尽，礼俗社会也难觅其踪。

艺术家团队进驻青田，遭遇了当地村民的不理解，村民希望有人来对青田进行一次性的开发，现在要把青田保留下来，那不是堵致富的路吗？任何大道理都无法说服村民这种朴素的想法，渠岩用村民能够理解的方式向他们说明，青田周围都是国家基本农田保护地，明令禁止用于商业开发，这个偏僻破落的小村庄没有多少开发价值，而艺术家的介入就是以自身的影响力来吸引社会力量帮助青田，从而使当地政府给青田具体的政策和资金的投入。

渠岩与他的团队开始了在青田学习的过程，以谦虚的态度洗刷自己对乡村的刻板认识，结合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考察方法，坚

持围绕青田的原来面貌和固有特征进行改造。“青田范式”专门倡导“老宅修复”这个方向。乡村的祖屋老宅承载着家庭的神圣性，体现人与生活的相依，折射人与生活的亲密。修复老宅，不是修复几栋有代表性的建筑，而是对整个村庄实施改造，体现环境的和谐和完整的文化概念。在不破坏外观建筑的基础上，实施满足当代生活需要的功能空间改造，以实现传统心灵与当代生活的重建。这些“修旧如旧”的老房子让村民深感喜悦，企业家群体发起成立了榕树头村居保育公益基金会，资助村民修缮，保育乡村文化，各路艺术团体纷纷在青田开展实验性前卫表演，引起社会热议，青田一改往日沉闷的氛围而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标杆，人员回流填补了空心化的状态，村庄获得了生机。

近些年来，我国的一些艺术家以强烈的批判意识、知识分子的自觉担当，热情地投入到乡村建设与修复的实践活动之中。许村模式和青田范式，正是其中较为成功的实例。这种现实意义上的公共美学行为，正确地处理了“乡愁”与“乡建”的关系，以身体力行的方式“融合”乡村，达成人与自然、人与社会、人与世界的和解，重建了乡村的情感共同体。